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五十六

瑞安孫詒讓學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疏中秋教治兵者秋習兵之法也穀

梁莊八年傳云出日治兵習戰也左傳隱五年杜注云治兵始

治其事爾雅釋天云出爲治兵向威武也郭注云幼賤在前貴

勇力案教治兵者教始出治軍之事春秋莊八年經正月甲午

治兵左氏謂治兵于廟公羊作祠兵何注謂將出兵祠於近郊

與此經不合鄭所不從詳前疏云如振旅之陳者亦如戰之陳

也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家

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旛或載物

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眾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爲畫事也號也皆畫以雲氣疏辨旗物之用者賈疏云按下文注以出軍之旗則如秋則此經是在軍旌旗也案賈說非也此辨旗物卽左宣十二年傳所謂百官象物而動也秋治兵所載旗與司常冬大閱所載旗同而文有錯綜互見鄭不得其義遂強爲之說謂此經爲出軍之法司常爲平時尊卑之常禮賈亦沿其誤今攷定旛物爲五旗之通制經故錯文見義大閱與治兵載旗物本不異也詳後疏云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者與司常大閱所建同凡五等諸侯同載旂唯旂數依命數各異詳司常疏云軍吏載

旗者謂六軍將吏通軍將以下至伍長言之軍將當載熊旗之旛  
師帥以下當載熊旗之物以命數差之蓋軍將六旂師帥旅帥  
四旂卒長三旂兩司馬二旂伍長一旂也案此經列七等載旗  
敘次並與司常同唯彼文以旗列旛物後者以旛物爲五旗之  
通制而常旂爲王侯所載唯有旛而無物旗則旛物兩有宜與  
旗旛同列也今此經獨以旗列旛物前與彼不合未詳其義云  
師都載旛者師當作帥司常師都建旗經注誤同石經及各本  
亦並誤凡五旗通有旛此帥卽六軍之將以其皆命卿故建熊  
旗之旛上軍吏內雖亦含有軍將然彼通乎大小明其同載熊  
旗此又特出軍將以明其別爲通帛以示尊異亦互文見義也  
都則爲大小都之長凡食都者必卿以上故亦載熊旗之旛以

下諸旗序數之異並詳司常疏云鄉家載物者唐石經初刻家作遂後磨改家宋以來各本並作遂段玉裁云此當從唐石經作鄉家各本作鄉遂非也假令是鄉遂則注不得云鄉大夫也嚴可均云上文師都建旌鄭注師都遂大夫也既師都爲遂此不得復言遂案段嚴說是也賈疏所據本已誤月令注引此職亦作遂蓋後人依此經誤文追改之俗本彼注或又改作師遂尤誤物亦五旗所通有此鄉所載者爲鳥旗之物故司常云州里建旗州里卽鄉吏也家爲家邑之長所載者爲熊旗之物與上都旗同而以純駁爲降殺詳後疏云郊野載旐者郊爲四郊野爲六遂及四等公邑郊遂公邑地相連比故同載旐司常縣鄙建旐縣鄙卽公邑也上文芟舍縣鄙與野並列故彼野中不

舍公邑此文不見縣鄙唯有野明野中兼有遂及公邑散文通也詳後疏云百官載旗者通咳孤卿大夫士司常云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蓋同建烏旗而以旛物爲尊卑之異又依勅人旗當尊於旗旗而列於末者經文不次也並詳司常疏云各書其事與其號焉者謂大常以下諸旗物亦書事號以相別異與笈舍所辨之號名制略同也凡旗物微識並有書詳司常疏賈疏謂此二者卽是仲夏百官各象其事及號名等秋雖不具辨號名略舉之見四時皆有此物鄭意或當如是然非經義也 注云軍吏諸軍帥也者賈疏云亦謂從軍將至下伍長皆是軍吏也云師都遂大夫也者師亦當爲帥各本並誤司常注云帥都六鄉六遂大夫也此但云遂大夫者鄭意下文又有鄉家載物

鄉大夫既別在鄉中則帥都內止有遂大夫故與司常注義異賈  
疏謂司常孤卿建旌鄉大夫是卿建旌是其常帥都載旌不嫌  
無鄉大夫故鄭直舉遂大夫實非鄭惛然遂大夫爲中大夫於  
常法不得載旌又全經五篇別無六遂稱都之文卽依其說亦  
與司常經注岐悟足徵其非達詁今案帥都當分爲二帥當與  
前芟舍章之帥以門名同蓋專屬六軍之將都則當從江永說  
爲都家蓋此都卽載師之大都小都彼注云大都公之采地王  
子弟所食邑也小都卿之采地並指大小都之君長也此皆與  
鄉遂無涉鄭二注並誤詳司常疏云鄉遂鄉大夫也者遂當依  
唐石經經文作家賈疏及宋以來各本並誤鄭以遂大夫已在  
上帥都內明此鄉家止有鄉大夫也今攷帥都非遂大夫而此

鄉家亦當分爲二鄉則專指六鄉之官蓋與司常州里正同皆通州長至此長諸官言之說文勿部謂勿爲州里所建勿卽物正字許疑卽據此經舊說蓋亦謂鄉卽州里也但鄉大夫爲卿當載旌則不得在此鄉內而鄉大夫在軍多因爲軍將則上文帥建旌足以眩之明此鄉當斷自州里以下鄭賈說殊未析家卽前芟舍章家以號名之家亦卽載師之家邑彼注云大夫之采地是也蓋大小都之長爲公卿王子弟故載旌家邑之長爲大夫故載物此與司常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亦足互證若然鄉家雖同載物而鄉所載者爲旌物家所載者爲旗物章色實不同也綜而論之此鄉與上云帥文互相備而家則與上云都文又正相對其等衰亦適合鄭誤以鄉家爲一蓋謂六鄉七萬



五千家所居亦得謂之鄉家其說固非賈又據誤本作鄉遂疏云以其遂大夫是中大夫建物是其常今鄉遂建物不嫌無遂大夫故鄭直舉鄉大夫也案依賈述鄭是遂大夫載旌又與鄉大夫同載物一官兩載其謬明矣云或載旌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者鄭謂旌物皆無畫章無軍衆者乃載之也賈疏云鄉遂大夫若爲軍將則在軍吏載旌軍中領衆來時亦載旌今載旌載物不載旗故知己之所管之衆屬他軍吏已無所將以其已無武用非直不爲軍將亦不爲諸帥故全無所將以是載旌載物而已若然既不爲軍吏遂大夫上得與卿同載旌鄉大夫則是卿下得與大夫同載物也以鄉遂大夫掌衆同故同載物也俱兩載者以其不爲軍將又不任鄉職卿大夫尊卑之常

當載旛載物而已故容其兩載也案賈說非也鄭誤以帥都載旛爲遂大夫之不爲軍將者鄉家載物爲鄉大夫之不爲軍將者故爲此說今案帥都之帥明是軍將況旛物爲五旗之通法非無畫章亦不必無軍容者載之又鄉大夫爲卿不爲軍將亦當載旛不載物而遂大夫則是中大夫當載物不載旛皆不得如鄭說又依鄭說遂大夫載旛不載物鄉大夫載物不載旛賈云俱兩載尤非鄭惜矣云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者鄭以六鄉在遠郊以內六遂雖在甸不在郊而甸地相連比故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注云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又遂士掌四郊注謂六遂之獄在四郊是也鄉州長以下則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縣正以下則有鄙師鄧長里宰鄰長故此

注亦以郊爲兼鄉遂羣吏然小司徒以六鄉與四郊並言則郊與鄉異六遂在甸縣師以稍甸與郊里並言則郊與遂亦異鄭說亦與經不合今攷郊雖與鄉遂地相連比而實不同蓋遠郊以內地居四同以七萬五千家爲六鄉其外餘地並謂之郊此建族之郊吏卽四郊之吏也蜡氏云令州里除不錫以及郊野彼州里卽鄉里而別言郊野明郊野得包四郊六遂公邑而不得有鄉州足證此經之義矣云野謂公邑大夫者前往同案縣師徵野之賦貢縣士掌野並該四等公邑言之但六遂亦在甸此野當兼有六遂與遂人掌邦野義同吳廷華莊有可亦釋此野爲六遂自遂大夫至鄰長皆是也遂地內接四郊而外接甸公邑故吏所載並同互詳前疏云載族者以其將美卒也者鄭

意疏有畫章明亦有軍衆也賈疏云以其六鄉之內上劑致民  
一家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六遂之內下劑致民家一人  
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爲餘夫正卒既屬軍吏其餘羨卒使  
此州長已下等不爲軍吏者領之但公邑之內雖不見有出軍  
之法若出軍亦當與鄉遂同以其得爲溝洫法故也若出軍亦  
正卒使大夫等爲軍吏其餘羨卒亦使不爲軍吏者領之案賈  
據匠人注公邑不制井田故謂其軍制同於六遂實則公邑介  
於采地之間不宜獨爲不井之田則其軍制亦當依司馬法三  
甸出車馬之法不得與鄉遂同也互詳小司徒匠人疏羨卒詳  
小司徒疏云百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者此亦謂  
無地治者卽上注云百官以其職從王者明其屬亦有軍衆故

旗有畫章也然此說亦未塢云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者畫物謂日月交龍熊虎鳥隼龜蛇等旗各異章賈疏云卽經天子諸侯軍吏郊野百官是也云無者帛而已者賈疏云鄉遂載旒物是也詒讓案帛謂通帛翟帛鄭以旒物無畫章又以有軍衆畫異物無軍衆者不畫亦脫說也今攷定旒物爲五旗之通制郊野爲四郊六遂皆有軍衆與畫異物之說尙不相違而帥都爲六軍之帥及大小都之長鄉家爲六鄉之吏及采邑之長則亦有軍衆鄭說不可通也云書當爲畫者段玉裁云司常職不從子春易畫爲書此易書爲畫者作畫義長也云當爲者謂爲字之誤也詒讓案此當從書爲是鄭破爲畫未塢詳司常疏云事也號也者賈疏云事卽上百官言事號卽上家言號不言名

此亦有名文略耳云皆畫以雲氣者釋文云氣本或作乞案說  
文氣部云氣雲氣也米部云氣饋客之芻米也則雲氣正字當  
作气乞卽气之省經典通段氣爲之鄭意事號書於徽識其有  
更畫以雲氣也雲氣賈疏謂畫五色雲氣此義亦未塙詳畧人  
司常疏遂以獮田如蒐之瀆羅弊致禽以祀祈秋田爲獮獮殺  
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祈當爲  
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日以社以方疏遂以  
獮田如蒐之瀆者秋大田之法也俗本蒐下有田字今依唐石  
經刪阮元云中夏云遂以苗田如蒐之瀆無下田則此爲衍文  
無疑嚴可均說同賈疏云上文教載廣臚物訖遂入防行獮田  
之禮其瀆如蒐田之瀆云羅弊致禽以祀祈者賈疏云秋田主

用羅羅止田畢入國過郊之神位乃致禽以祀四方之神詒讓  
案致禽謂使獲者以禽來致於虞中既致乃擇取以獻祭於四  
方之神此致禽與春蒐夏苗言獻禽異甸師先鄭注約引此文  
作獻殊未審詳前疏 注云秋田爲獮獮殺也者說文大部云  
獮秋田也从大𧈧聲獮卽獮之省獮殺爾雅釋詁文又釋天云  
秋獮爲獮郭注云順殺氣也左隱五年傳秋獮杜注云獮殺也  
以殺爲名順秋氣也國語周語云獮於既烝韋注云秋田曰獮  
獮殺也順時始殺也烝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穀天子嘗新既升  
謂仲秋也又齊語云秋以獮治兵管子小匡篇亦云秋以田曰  
獮治兵漢書刑法志云秋治兵以獮案月令季秋云天子乃教  
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將咸駕載旌旆設車以獵

整設於屏內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  
彼說秋獵在季秋不在中秋者秦制與周不同也云羅弊罔止  
也者羅卽罔之通稱詳敘官疏弊訓止亦與上文火弊車弊同  
云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者王制云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  
於市注云殺之非時不中用則中殺謂時當殺中用者也秋萬  
物長成中殺多取之無所擇故以罔爲主云皆殺而罔止者謂  
田畢則罔弛不復用亦以罔止爲田止之節也云祈當爲方聲  
之誤也者段玉裁云此因祭名加丌旁同於或繫字呂飛鵬云  
說文云繫門內祭先祖所以徇徃重文祈云繫或從方據此則  
祈爲繫之或體所謂祭先祖者鄭注以此爲主祭四方故易其  
字曰當爲方賈疏云以祈乃是廟門之外內惟因祭宗廟及明



日釋祭乃爲祈祭今既因秋田而祭當是祭四方之神故云誤也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者與詩甫田箋義同此因田而告薦四方非正祭也月令季秋說天子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彼注亦引此經祀方爲證彼在季秋與此仲秋時雖不相當而因田獵祭四方事則同則方爲兼四方之神可知又此四方之神禮秩與社相等卽大宗伯地示之五祀與四方百物之小神異蓋以分主五行言之則曰五神以分位四方言之則曰四方其實一也故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注云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國語越語云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韋注云鄉方也彼四鄉地主蓋亦指四方地示而言御覽天部引易緯通卦驗亦有祭四鄉之文是也凡天子惟仲秋時祭四方五神而大禩又有告

薦之禮二者不同互詳大宗伯疏呂氏春秋季秋紀亦有主廟  
祭禽四方之文高注云祭始設禽獸者於四方報其功也不知  
其神所在故博求於四方此以四方爲博求始造田獵之神不  
爲地祇之五祀與鄭不同恐非引詩曰以社以方者小雅甫田  
篇文毛傳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  
穀成熟報其功也案毛以方爲迎氣則是通祭五帝五神與御  
覽禮儀部引鴻範五行傳六沴之祭亦云祭四方略同依鄭箋  
義則彼爲四方之正祭特祀五神而不及五帝然與此因田告  
薦四方事亦小異此引以證秋有祭四方之事耳非謂此祀方  
亦爲正祭也中冬敎大閱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  
大閱簡軍實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

冬司常佐司馬時也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  
實疏中冬教太廟者冬習兵之法也賈疏云以冬時農隙故大  
簡閱軍實之凡要也江永云大閱不分班習戰則車徒甚眾四  
表之地無多縱列大狹橫列大閱竊意四時之田重分番教閱  
一田不必徧集王畿之民一人不必歲供四役否則寧無妨農  
乎 注云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者  
說文門部云閱具數于門中也賈疏云欲見春夏秋各教其一  
至冬大閱之時揔教之論讓案鄭知大閱爲簡軍實者春秋桓  
六年經秋八月壬午大閱左傳云大閱簡車馬也公羊傳云大  
閱者何簡車徒也何注云大閱簡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比年  
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漢

書刑法志於四時常田之外亦云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並與禮經不合不足據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亦大閱簡軍實之證軍實詳獸人疏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時也者賈疏云以其王與諸侯所建秋冬同又秋云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不言旌旌二者以其是出軍之法故不言道車游車所載大閱之時見尊卑之常故司常云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旛縣鄙建旛道車載旌游車載旌此爲異也詒讓案鄭以司常大閱贊司馬頒旗物與前中秋治兵所頒旗物不同遂以爲秋冬異法不知治兵大閱同屬軍禮不當有異司

常與此兩經乃互文錯見義實同也詳司常及前疏云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者賈疏云大閱雖備禮是教戰非實出軍法是其空也秋教治兵治兵是出軍法故寄出軍之旗於彼是冬之空辟實出軍法者也趙商問巾車職建大麾以田注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四時皆建大常何鄭荅曰麾夏之正色田雖習戰春夏尙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趙商又問巾車職曰建大白以卽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注凡頒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大白以卽戎爲何時荅曰白者殷之正色王卽戎者或令將或勞師不自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也案鄭賈並以司

常與此經文小異而不得其義故爲此說以釋秋冬治兵頒旗異同之故其說亦非也金榜謂大閱旗物與治兵同又駁鄭說云四時之田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大閱備焉鼓鐸號名辨於春夏者無變也不當獨於旗物空辟實案金說足正鄭說之誤金又謂王四時田乘木路卽戎乘革路皆建大常巾車木路建大麾革路建大白者乃有大事陳路備五旗時所建彼文建大麾大白與以田卽戎之文不相冢其說亦致塙鄭荅趙商以爲春夏田建大麾秋冬田建大常戎事親將建大常不親將建大白並失之互詳巾車政前期羣吏戒嚴庶脩戰濫羣吏鄉師以下案前期者賈疏云謂若大宰職云前期十日此亦在教戰前不必要十日前也詒讓案司馬法嚴位篇云凡戰三

周禮正義

禮五十六

卷之五十六

五百四十七

軍之戒無過三日此云前期蓋在大閱三日以內云羣吏戒眾庶脩戰殫者江永云卽鄉師出田法於州里之事非羣吏又分教戰法也案江說是也戰法者大司馬所掌師田之官法以習兵言之則曰戰法以田事言之則曰田法二事本相因鄉師注云田法人徒及所當有 注云羣吏鄉師以下者卽小司徒云六鄉四郊之吏是也賈疏云見鄉師職云凡四時之田前期之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是其事也言鄉師以下則不及鄉鄉是鄉大夫則卿也則可及州長故州長職云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黨正云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亦云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

是其以下之事也案賈說非也注云鄉師以下則鄉師卽在羣  
吏之列安得云不及鄉若鄉大夫則不掌田役致眾之事故注  
不數之非謂不及鄉也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  
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  
物鼓鐸錫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  
戰之陳皆坐鄭司農云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車得  
驅馳詩曰田卒汙萊立謂萊芟除可陳之處後表之中五十步  
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  
當容二軍步數未聞致致之司馬質正也弊什也皆坐當聽誓  
疏虞人萊所田之野者獸人先鄭注約此經萊作釐音近字通  
疑故書或本有作釐者注偶失校也賈疏云虞人者若田在澤



周禮正義

禮五十六

十三卷學禮本

五百四十八

澤虞若田在山山虞謂使其地之民於可陳之處芟除草萊云  
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者賈疏云按下注引月令司徒北面以  
誓之此經云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車徒皆坐則此於可陳之  
中從南頭立表以北頭爲後表也云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  
之中者田之日謂大閱日之旦質明之前建旗亦大司馬命司  
常建之後弊旗同云質明弊旗誅後至者者致民以質明爲限  
過此則爲後至其時則弊前所建之旗示不復致有後至者則  
治以失期之罪後大師致眾亦同云乃陳車徒如戰之陳者戰  
陳每車一兩士徒二十五人車徒相將同列一處與田狩之陳  
車徒異屯不同建旗致民在後表之中至弊旗之後列陳則當  
在後表之外蓋四表之北尚有餘地表內則皆習戰之地不能

容六軍也 注鄭司農云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驅馳者山虞後鄭注云萊除其草萊也先鄭意田獵之地草盛則田車不得疾行故必除草令車得驅馳也引詩曰田卒汙萊者小雅十月之交篇文毛傳云下則汗高則萊引之者證萊謂草萊也云玄謂萊芟除可陳之處者先鄭以萊爲芟除草萊後鄭所同惟先鄭以萊所田之野爲環所田獵之地除草辟道以通車後鄭因經云萊所田之野下卽說爲四表及除車徒之事故謂所萊者止據列陳之處而言不及陳外田獵之處今攷穀梁昭八年傳說蒐狩之事云艾蘭以爲防過防弗逐范注云蘭香草也防爲田之大限毛詩小雅車攻傳亦云田者大艾草以爲防又云戰不出頃田不出防然則田之芟除之地有二一

爲習戰之地則盡艾其草以爲列陳及立表之所所謂頃也一爲田獵之地則艾禁外四旁之草以通車且以爲田限而留其中厲禁之地不艾以藏獸所謂防也田之防包羅原野其限至廣闊而戰之頃則四表從不過二百五十步廣足容六軍而止益以列陳之地廣袤亦當不逾百步其界域有定蓋卽於防之內爲之車攻孔疏謂鄭言教戰之所毛言田獵之處二者同處是也二鄭此注各舉其一義實互相備賈疏據王制有火田及車攻傳大艾草爲防然後焚射之文謂田處不得芟草萊不知田處雖不芟草而爲防乃通車之道仍須芟艾也云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者經云後表明是最後第一表距第二表五十步之中若然建旗之處距第一第二兩表各二十五步也云

表所以識正行列也者荀子大略篇云水行者表深楊注云表  
標志也管子君臣篇云猶揭表而令之止也尹注云表以木爲  
標有所告示也國策燕策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  
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是軍禮營壁必先樹表此  
大閱旣不爲營壘又萊所田之野廣平無畔限故樹木爲表標  
識步數以正進退之行列也公羊定四年徐疏云表者謂其戰  
時旅進旅退之限約賈疏云於可陳之中央立此四表表兩相  
各有三軍之衆至表則間一而坐坐而更起是表正行列也云  
四表積二百五十步者賈疏云以三表之間有二百步又加一  
表五十步故掬爲二百五十步也詒讓案此謂最北一表爲後  
表以南五十步爲二表又南百步爲三表又南百步爲四表謂

之前表是四表積二百五十步也尉繚子兵教士篇云大將教之陳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尉繚書蓋不數後表五十步故止三表而每表相去步數與此經正同司馬法仁本篇云古者逐奔不過百步故此表遠者亦以百步爲限云左右之廣當容三軍者謂所萊之野中建四表南北步數有定表之東西經無見文要度其廣輪必足容三軍之陳也賈疏云天于六軍左右之地各容三軍此鄭據天子六軍整數而言其實兼羨卒之等故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鄭云國人盡行是非止六鄉之民六軍而已云步數未聞者以南北三表東西不別立表列陳步數無文今攷戰不出頃東西疑亦三百步左右足容三軍互詳後冬時疏云致致之司馬者州

長云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注云致之致之於司徒也此云致之司馬者以司徒掌眾庶司馬掌師田相與聯事故鄉師等率其民而致之司徒亦致之司馬也云質正也者詛祝注同士冠禮質明注亦訓質爲正地官敘官注云質平也正與平義亦相近質明謂天正明時卽左傳昭五年杜注說十二時之平旦在雞鳴後食時前是也此四時習戰春振旅秋治兵冬大閱蓋皆質明而陳惟夏蒐舍習夜事爲異也云弊什也者獸人注同弊旗猶言下旗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綬鄭注云下謂弊之云皆坐當聽誓者據下文坐謂坐陳也尉繚子兵令篇云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下云吾聞介冑坐陳不席左桓十三年傳云楚伐絞坐其北門又文十

二年傳云裹糧坐甲昭二十七年傳云王使甲坐於道左司馬  
法嚴位篇云立進俯坐進跪又云徒以坐固荀子正論篇云庶  
士介而坐道及樂記說大武舞亂皆坐亦象軍列也羣吏聽誓  
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羣吏諸軍帥也陳  
前南面鄉表也月令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指扑  
北面以誓之此大閭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  
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斬牲者小子也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  
之屬是也疏羣吏聽誓于陳前者司馬法天子之義篇云有虞  
氏戒于國中夏后氏誓于軍中殷誓于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  
誓之以致民志也文選東京賦李注引尹文子云將戰有司讀  
詰誓三令而五申之既畢然後卽敵案誓卽誓以士師田役之

禁毛詩鄘風定之方中傳說大夫九能之事云田能施命命卽  
誓命也此習戰前之誓誓以軍法與表貉後之誓誓以田法異  
此表貉後不云誓民者與大蒐章互相備也詳前疏賈疏云士  
卒皆於後表北面坐羣吏諸軍帥皆在士卒前南面立以聽誓  
云斬牲以左右徇陳者說文彳部云徇行示也引司馬法斬以  
徇徇卽徇之俗賈疏云從表左右向外以徇陳云曰不用命者  
斬之者不用將帥之命其刑則斬也大司寇五刑二曰軍刑上  
命糾守注云命將命也大田用軍法誓眾故亦以犯命爲最重  
也 注云羣吏諸軍帥也者上羣吏戒眾庶脩戰法注云鄉師  
以下此旣陳軍則宜爲軍將以下亦以鄉吏在軍卽爲軍將以  
下名異而實不異也賈疏云從軍將以至伍長謂眾軍吏建旗



者也云陳前南面鄉表也者初列陳時羣吏帥士卒陳於後表之中將聽誓則士卒表內北面坐羣吏出至表外陳前南面鄉後表而立以聽誓與司徒北面誓正相對也以士卒皆北面坐故以北爲前與立表以南爲前異引月令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摺扑北面以誓之者鄭彼注云教于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北面誓之誓眾以軍法也孔疏云摺插也案釋文云摺一音初治反則或亦讀爲插也司徒北面誓蓋正負後表賈疏云引月令者證所誓者是司徒使司徒誓者此軍吏及士本是六鄉之民今雖屬司馬猶是己之民眾故使司徒誓之也云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者謂夏正建子之月在周爲孟春也凡此經紀時皆據

夏正夏之孟春謂之正歲詳小宰內宰疏云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者賈疏云呂不韋作月令者以爲此經中冬爲周之中冬當夏之季秋故說於季秋是失之矣按月令季秋云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云云注引中秋教治兵法王載大常已下爲證不云失至此乃以月令是中冬教大閱法而言爲月令者失鄭君兩解之以其彼云司徒誓眾與此誓眾之等同故爲大閱彼爲治兵法者以彼文授車以等級乃命主祠祭于四方又與中秋治兵者同故彼爲治兵法也詒讓案依前注則四時習戰田獵並司徒誓之月令所說不必卽此中冬大閱且以祭禽四方之文推之與秋蒐之禮尤合似當以月令注爲正云斬牲者小子也者賈疏云小子

職云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是也云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者士師注義同以二誓並征伐誓神之辭故舉以爲證書釋文引馬融書注云單旅曰誓會同曰誥亦本土師文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鐃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摠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羣吏旣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其士眾之氣也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師也司馬兩司馬也振鐸以作眾作起也旣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鐃以節之伍長一曰公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鄭司農云摠讀如弄立謂如涿鹿之鹿掩上振之爲摠摠者止行息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間鼙

聲不過聞鐸聲不過琅疏中軍以鞶令鼓者江永云鞶所以引鼓樂有鞶應鞶亦是先擊鞶而後擊鼓以小鼓引大鼓也賈疏云此經摠說聽誓旣已將欲向南第二表象戰陳初發面敵此卽仲春振旅疾徐坐作之一事也云羣吏作旗者諸軍吏各舉其所建之旗也吳子治兵篇云教戰之令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故此作旗亦在鼓人三鼓之後云車徒皆坐者吳廷華云車猶言坐止亦坐也注云中軍中軍之將也者周書武順篇云天道尙左地道尙右人道尙中吉禮左還順天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地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陳江永云中軍元帥也三軍六軍必有元帥如王在軍則王爲中軍云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者

周禮正義

禮五十六

十八 楚學子社本

五百四十七

謂左三軍居一偏右三軍居一偏也詩大雅常武篇孔疏云天子六軍當分之爲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云王爲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之軍分爲左右之事也案據孔說則天子六軍有二中軍賈疏亦謂此六軍三軍居一偏皆自有中軍蓋依注說六軍分居左右則中軍自不能并居一偏但軍令要當從王所處之一偏出耳墨子明鬼篇云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此亦王居中軍與左傳同但元帥所居何偏經注並無文攷少儀云軍尙左卒尙右注云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蓋敘位次則尊左陳行列則

尙右故老子云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古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左桓八年傳云季梁曰楚人尙左君必左明周禮尙右若然中軍之將或當居右偏與云羣吏旣聽誓各復其部曲者賈疏云軍吏本各主其部分曲別謂若伍長主五人兩司馬主二十五人卒長主百人等等皆是部曲至於誓之時出向敵前聽誓訖各復其部伍本處故云復其部曲也案部曲詳鄉師疏云中軍之將令鼓者中軍之將自擊鼙以令鼓人鼓也云鼓以作其士眾之氣也者賈疏述注無也字阮元云通典無也賈疏云春秋左氏曹闕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是鼓以作士眾之氣也云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者賈疏云按左氏成二年傳晉與齊戰于鞌卻

克傷於矢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於是右援枹而鼓之時卻克擊鼓哀二年左傳鐵之戰趙簡子曰伏殺嘔血鼓音不衰是皆將居鼓下知兼有師帥旅帥者按上文春辨鼓鐸云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鞀皆是鼓人故知是軍將師帥旅帥也其卒長執鐃以下皆金非鼓也吳廷華云注既謂令鼓者爲中軍將又以鼓人亦中軍將是將自令而自鼓之有是理乎竊謂鼓人當卽司徒之鼓人鼓人職云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卽此經所謂三鼓也天子六軍故序官鼓人中士六人曰皆三鼓者是中軍一令而六軍皆鼓也江永亦云此鼓人謂地官之鼓人下文鼓行鼓進鼓退乃是軍將師帥旅帥之鼓蓋中軍先以小鼓號令而鼓人亦軍動鼓其衆者

遂承中軍之令三鼓以作士氣於是振鐸作旗而諸鼓皆鳴也  
注謂鼓人爲中軍之將師帥旅帥則地官鼓人不得職事矣且  
中軍將亦不可謂之鼓人下文鼓人皆三鼓放此皆者鼓人非  
一也凡云三鼓者疑皆鼓人之鼓案吳江說是也林喬蔭說同  
鄭賈說並失之凡軍將以上鼓皆別載詳前疏云司馬兩司馬  
也者賈疏云以其上文云兩司馬執鐸故知此經云司馬振鐸  
者是兩司馬也黃以周云本職於大司馬皆曰司馬其餘別之  
曰兩司馬公司馬又統之則曰羣司馬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  
謂大司馬也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司馬振鐸其文皆與羣吏  
相對兩伍司馬在羣吏中則司馬亦謂大司馬也鄭以振鐸之  
司馬爲兩司馬意欲合上兩司馬執鐸之文則下文鼓行鳴鐸



鼓進鳴鐃是公司馬鼓退鳴鐃是卒長竊謂上文辨鐃鐃爲  
卒兩伍所執而大司馬別自有鐃鐃猶上辨鼓軍將執晉鼓  
師帥執提旅帥執鞀而軍將令鼓別自有鞀也凡鼓主於軍將  
軍將以鞀令鼓則晉鼓提鼓鞀鼓皆應凡金主於大司馬大司  
馬振鐸兩司馬應之故後又統之曰羣司馬振鐸羣者羣兩司  
馬也大司馬鳴鐃則公司馬應之鳴鐃則卒長應之是卒長執  
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鐃皆節制於大司馬猶師帥執提旅  
帥執鞀皆聽命於軍將也裨將聽命於中軍中軍主謀卒兩伍  
節制於大司馬大司馬主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案黃謂大  
司馬別自有鐃鐃此司馬振鐸當爲大司馬其說是也凡軍  
將及王侯六卿車皆金鼓兼有故國語吳語說吳王親鳴丁寧

振鐸左宣四年傳亦載伯勞射楚王車及丁寧丁寧卽鐸也但後文之羣司馬振鐸羣司馬與秋官小司寇之羣士文例正同彼羣士爲鄉士遂士等不關大司寇明此羣司馬亦不上關大司馬以正貳爵尊不當與屬官同以羣咳之也蓋凡金鼓等皆長帥令而屬官裨將應之此云司馬自爲大司馬以見發令之倡自上後云羣司馬則爲兩司馬以見應和之徧於下此經前後立文不同實互相備也雜記諸侯正柩於廟云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彼蓋兩司馬與云振鐸以作眾者亦謂金鐸也鼓人云以金鐸通鼓振以通鼓亦所以作士眾之氣左僖二十二年傳云金鼓以聲氣是也云作起也者胥注同初聽誓時車徒皆坐今聞鼓鐸坐者則皆作起也云旣起鼓人擊鼓以行之者

車徒皆作立而未行俟擊鼓乃行此鼓者卽軍將等與前鼓人爲地官鼓人異鄭釋前鼓人爲軍將等故以此鼓行亦冢上爲文失之云伍長鳴鐸以節之者賈疏云上文云公司馬執鐸鼓人職云金鐸節鼓故云伍長鳴鐸以節之也云伍長一曰公司馬者見上文鄭言此者以經不云何官鳴鐸明冢上公司馬振鐸爲文以伍長亦得稱司馬也云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者從後表前行五十步至第二表也云三鼓者鼓人也者與前初令鼓時三鼓同鄭意亦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今案亦地官鼓人鄭司農云攬讀如弄者段玉裁云此擬其音也釋文云攬音鹿李扶表反盧文弨云李音必所見本或從鹿然二字皆不見說文案李欽本蓋當如盧說然攬字以六書之例求之當从手

鹿聲鹿弄一聲之轉李音爲攬則與二鄭讀皆不合蓋傳寫之誤云立謂如涿鹿之鹿者後鄭以攬從鹿得聲故不從先鄭讀賈疏云謂從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鹿直取音同不從義也此是鹿鹿然作聲也云掩上振之爲攬也者賈疏云以手在上向下掩而執之案依鄭賈說則上云振鐸不掩上執之矣然振之與攬異同之義未聞其審云攬者止行息氣也者以行時三鼓振鐸同爲作氣此攬鐸卽弊旗徒皆坐明爲止行息氣司馬法嚴位篇云諒鼓而進則以鐸止之管子兵法篇云金所  
以坐也此攬鐸亦所以令車徒止坐也引司馬法曰鼓聲不過聞  
聲聲不過聞鐸聲不過琅者證鼓鞞鐸三者之聲各有高下之差故振鐸與攬鐸聲異也今司馬法佚此文案問闌亦作鞞

藝說文鼓部云鑿鼓聲也引詩曰擊鼓其鑿又云藝鼓聲也段  
玉裁云音義曰閭吐剛反閭吐獵反然則閭閭卽鑿藝也投壺  
音義曰口鄭呼爲鼓其聲高其音鏜鏜然■鄭呼爲鞀也其聲  
下其音榻榻然是則鏜榻亦卽鑿藝也史記上林賦鏗鏘鏘鏘  
漢書文選作闐鞀郭璞曰闐鞀鼓音也此渾言之耳鞀亦鼓也  
淮南兵略訓若聲之與響若鏜之與鞀高注鏜鞀鼓鞀聲此謂  
鏜鼓聲鞀鞀聲也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  
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趨者赴敵尙疾之漸也春秋傳曰先  
人有奪人之心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疏又三鼓振鐸作旗車  
徒皆作者此與前自後表至第二表同云車驟徒趨者說文馬  
部云驟馬疾步也樂師注云趨疾於步前云車徒皆行此云車

驟徒趨疾於行也 注云趨者赴敵尙疾之漸也者釋名釋姿容云兩腳進曰行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期也前自後表至第二表徒行此云徒趨趨疾於行亦象戰陳疾行赴敵下云徒走尤疾故此云尙疾之漸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昭二十一年左傳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注云戰氣未定故也後人有待其衰注云待敵之衰乃攻是其事也案賈所引左傳注亦賈服義此注引彼文者證赴敵尙疾卽取先人奪人之意云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者前已至第二表此又進及表明更前行百步至第三表也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疏乃鼓車馳徒走者此亦與前自後表至第二表同說文馬部云馳大驅也釋名釋

姿容云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也左宣十二年晉楚戰  
於郟傳云車馳卒奔乘晉軍奔走義同前自二表至第三表車  
驟徒趨此馳疾於驟走疾於趨象與敵近尤尙疾也前振旅云  
教疾徐之節卽此尉繚子兵教上篇云旣陳去表百步而決百  
步而趨百步而驚與此略同 注云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者  
前已至第三表此又進及表明更前行百步至最前第四表也  
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鼓戒戒攻敵鼓壹闕車壹轉徒壹刺  
三而止象服敵疏鼓戒三闕者此旣及最南第四表遂象與敵  
接習合戰之事大射儀注云闕止也謂三戒三止 注云鼓戒  
戒攻敵者大侯注云戒鼓擊鼓以警眾也此鼓戒象警眾攻敵  
同尉繚子兵教篇云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

絕警鼓也戒警義同此鼓戒蓋亦音不絕也若然上文鼓行當步鼓鼓進當趨鼓與云鼓壹闕車壹轉徒壹刺三而止象服敵者通典軍禮引壹並作一阮元云注中不當用古字諸本作壹非疏中皆作一黃丕烈校同江永云車三發舊以車轉爲發恐不然車旣及表乃止矣又三轉胡爲蓋車上主射者三發矢以象克敵耳發刺皆三者戰車有三人斃其左右御也案江說是也蔣載康說同墨子迎敵祠篇說誓廟之禮云射參發告勝與此三發義正同徒壹刺者所謂一伐書牧誓云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詩周頌孔疏引鄭書注云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是也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鐃所以止鼓軍退卒長鳴鐃以和眾鼓人爲止之也退自前表



周禮正義卷五十六

五百四十九

至後表鼓鐸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鐸而鳴鑣疏乃鼓退鳴鑣且卻及表乃止者賈疏云謂至南表軍吏及士卒回身向北更從南爲始也此鳴鑣且卻據初至南表退軍之時象在軍軍退亦鳴鑣是以左氏哀公傳艾陵之戰陳子云吾聞鼓不聞金亦是鳴鑣退軍法及其向北卽更爲習戰之事故云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江永云鼓退鳴鑣疑鼓退音節與鼓進不同蓋鑣聲不能及遠欲退軍必將帥擊退鼓而後卒長皆鳴鑣否則卒長不能自主退案江說是也司馬法嚴位篇云奏鼓輕舒鼓重疑卽鼓進鼓退之異廣雅釋言云卻退也此退時行止坐作之節與進時同亦當鼓退鳴鑣車徒皆卻向北行由前表至第三表乃止三鼓撫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

車徒皆作鼓退鳴鐃車驟徒趨及第二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  
車馳徒走及後表乃止 注云鐃所以止鼓者賈疏云鼓人職  
云金鐃止鼓是也云軍退卒長鳴鐃以和眾者以釋文作呂案  
經注以字皆作以不作呂釋文蓋後人所改前振旅云卒長執  
鐃鼓人注以鐃爲鉦詩小雅采芑篇鉦人伐鼓彼箋云鉦也鼓  
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然則鉦人疑卽卒長矣以象  
退軍恐眾志乖亂故云和眾明與進軍時作眾異也云鼓人爲  
止之也者謂聞鐃則暫止不鼓也其及表以後坐作之時仍有  
鼓云退自前表至後表者前進時自後表進至前表爲三節此  
退時則自前表卻至後表亦爲三節也云鼓鐸則同者蓋亦鼓  
人三鼓軍吏鼓退兩司馬振鐸振鐸與前自後表至前表同云

習戰之禮出入一也者據公羊莊八年傳云出日祠兵入日振旅其禮一也案出謂進入謂退也凡習戰之禮雖退亦當整軍以備掩襲故行止坐作之節一與進同云異者廢鐃而鳴鑼者賈疏云前向南時云鼓行鳴鐃此北向不言鳴鐃而言鼓退鳴鑼以其雖習戰出入一猶象退軍故鳴鑼也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閒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調其部曲疏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

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鄭司農云險野人爲主人  
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疏遂以狩田者冬大田之法也月令  
注云凡田之禮唯狩最備故此經四時田法亦唯狩最詳賈疏  
云此一節摠論教戰訖入防田獵之事云以旌爲左右和之門  
者謂於前教戰之頃內別爲軍舍使全軍盡舍其中乃樹旌爲  
門分別左右出門而屯也賈疏云六軍分三軍各處東西爲左  
右各爲一門云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者賈疏云以教戰  
處內故以田處出江永云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象士卒  
之出軍門亦欲試御者過君表之法也云左右陳車徒者以六  
軍分列左右每廂又各自以車徒分列爲陳也江永云未習戰  
以前陳徒如戰之陳此車徒同羣車以率徒徒以衛車擬戰時

之陳也既習戰以後車徒遂分列也將田時車徒所以必分者  
逐獸不必以徒衛車山澤間車徒又不可錯雜故須分隊而進  
是以先異之也云旗居卒間以分地者居唐石經誤作車今從  
宋本嘉靖本賈疏云軍吏各領己之士卒執旗以表之故旗居  
卒間也吳廷華云卒百人卒長統之旗居卒間則一卒長一旗  
以分部也江永云旗居卒間以分地車徒皆如是徒一廂百人  
樹一旗則車一廂亦容兩偏之地而樹一旗也司馬法車十五  
乘爲偏兩偏爲卒車徒各有卒疏謂軍吏各領己之士卒執旗  
以表之非卒間之義也案吳江說是也國語吳語云陳士卒百  
人以爲微行百行行頭皆官師建肥胡十行一嬖大夫建旌十  
旌一將軍載常爲萬人以爲方陳彼軍制雖與此經不同而百

人爲徹行卽一卒之陳也行頭建肥胡十行建旌十旌載常與此以旗爲表之法亦略同云前後有屯百步者謂每廂又以車徒分列前後二屯每屯蓋各占地百步南北東西自相去亦各百步也 注云冬田爲狩者說文犬部云狩犬田也爾雅釋天云冬獵爲狩隱五年左傳桓四年公羊穀梁傳義並同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云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者左傳隱五年杜注云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詩鄭風叔于田孔疏引李巡云圍守取之無所擇也爾雅郭注及穀梁桓四年范注國語周語韋注義並略同管子五行篇云王子水行御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釋擇字通亦說冬狩之事說苑脩

文篇云狩者守留之又云春蒐者不殺小麋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左傳隱五年孔疏引白虎通義云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公羊桓四年何注云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遭獸可取此釋狩義小異而與取無所擇之義亦同云軍門曰和者戰國策齊策云秦攻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孫子軍爭篇云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交和而舍曹注云軍門爲和門兩軍相對爲交和國語吳語云遷軍接餽蘇和字同惠士奇云戰國策燕策齊韓魏共攻燕燕請救於楚楚使景陽將而救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楚師乃還是軍門有東西和也韓非子外儲說左曰李

惺警其兩和曰敵人且至如是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  
秦襲之幾奪其軍一日惺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  
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皆爭上是軍壘有左  
右和也和者壁壘之名因於其壘立旌門是爲左右和之門唐  
開元禮仲冬講武四出爲和門建旗爲之如其方色是軍之四  
面皆有和門矣論讓案依上注云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蓋  
偏爲一門左偏東出爲一和門右偏西出爲一和門故有左右  
和左右和卽東西和也然則偏止一和門卽軍之正門文選東  
京賦敘和樹表幟注云軍之正門爲和是也唐禮爲四出和旣  
不分偏又增南北二門恐非古制詩小雅車攻孔疏謂門蓋南  
開並爲二門亦凡說不足據云今謂之壘門者舉漢法爲況最



人注云軍壁曰壘漢書百官表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文選潘岳西征賦云距華蓋於壘和史記酈商傳擊黥布攻其前拒索隱引徐廣云一作和和軍門也則漢時軍壘亦稱和矣云立兩旌以爲之者每和各立兩旌爲之掌舍爲帷宮設旌門注云樹旌以表門此兩和通包六軍則必不爲帷宮而門制則略同國語齊語執枹鼓立於軍門韋注云軍門立旂爲軍門若今牙門矣旌旂字同孫子軍爭篇曹注亦云左右爲旗門墨子號令篇云吏卒民下效寇微職和旌者斷蓋樹旌爲和門因謂其旌爲和旌矣賈疏云昭八年穀梁傳云秋蒐於紅正也又云刈蘭以爲防置旆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禁注云質棊也禁門中臬又云流旁握御輦者不得入注流旁握謂車兩轆頭各去門

邊容握握四寸也又車攻詩傳云大艾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  
纒旃以爲門裘纒質以爲櫟閒容握驅而入鞏則不得入左者  
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又云古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  
是其事也案賈據穀梁毛詩說證此旌門亦用旛是也詩小雅  
車攻孔疏說同攷四時大田王在軍則旌門當卽建大常而注  
析羽王若不親行則當建軍吏之大旗二者皆爲通帛之旛故  
穀梁毛詩說皆謂以旛爲門蓋旛旌並五旗之通制也至穀梁  
說旌門又兼爲轅門之制則與此經小異御覽資產部又引韓  
詩內傳謂天子親射禽於旌門經亦無其事恐未足據也云敘  
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者敘注例當作序各本並誤說文支部  
云敘次第也謂以先後次第出之不得躐次也云左右或出而

左或出而右者謂出和門而分趨左右故曲禮云左右有局各司其局亦卽毛詩車攻傳所謂左者之左右者之右也云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者賈疏云按鄉師職云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故知此經云有司皆是鄉師也曾釗云注義未盡遂師職云田獵平野民若然則有司統鄉師遂師而言蓋鄉師平其鄉之車徒遂師平其遂之車徒也云旗軍吏所載者上文云軍吏載旗是也云分地調其部曲疏數者軍吏各有分地以均調其部曲屯集之疏數也云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者此卽鄉師注云前後屯車徒異部也賈疏云出軍之時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車徒同羣今在軍行列之時則車徒異羣故車人有異也案

賈說非也大田雖義卒竭作然此列陳自是正軍當依軍法二十五人爲兩一車甲士三人卒二十五人與調發之法不同又諱審鄭意似以左右各陳三軍前後屯雖車徒異部而百步二屯不足以容三軍故以百步爲兩屯相去之空地則一屯不止百步也江永則謂卽前後屯之地以經文推校義似可通竊疑此列陳之地蓋方三百步於北方正中百步爲軍舍建旌爲兩和門左右三百步則於南北各以百步爲屯於中留百步爲空地是四屯占地各百步其中南北東西自相距亦各百步於經注之義皆無迂矣至每屯百步足容陳車徒者今以左右各三軍計之爲車千五百乘卒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一兩約占地二丈百步六十丈陳車三十乘每行適符車一卒之數橫列每兩

約占地丈二尺爲二步百步得五十行從橫相乘適容一千五百乘也至車雖自爲屯亦非空設必有御及左右但三人不能成伍當更有持輪二人蓋車配五人也是陳車之屯兼有徒七千五百人以減三軍之卒存三萬人百步之屯步約容一人每行百人亦適符一卒之數橫列每步約容三人百步得三百行從橫相乘亦適容三萬人也此雖無文可證而通計步數與車徒之數似皆相合姑附記之以備一義云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者卽據鄉師職文前出和門時鄉師正其行列既畢出則又巡行視其行陳察其整否也鄭司農云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者明險野人爲主亦有車但以徒居車前易野車爲主亦有徒但以車居人前也六韜均兵篇云

易數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彼易戰險戰之法亦與此經義合依先鄭說則險野主人易野主車不過列陳車徒前後分布不同於車徒多少之數無與也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設此車者田僕也疏既陳者卽上文陳車徒事訖也云乃設驅逆之車者此爲驅禽獸之車與前後屯所陳三軍之車異故陳訖命田僕別設之也云有司表貉于陳前者有司亦謂肆師甸祝之屬賈疏云設車訖卽爲表貉之祭於陳前也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者田僕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禽謂禽獸奔逸在圍外者乘此車驅之使趨所圍屬禁之中也云逆逆要不得令走

者田僕注云逆衙還之使不出園爾雅釋言云逆迎也謂禽獸已在厲禁內者則迎而要之令不得走出園外也或驅或逆皆乘此車故謂之驅逆之車惠士奇云驅逆之車車僕職所謂輕車之萃卽此一名輅車騶鐵詩曰輅車鸞鑣毛傳輅輕也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車驅而犬獲則知驅逆之車并有田犬以從禽矣云設此車者田僕也者據田僕職文蓋大司馬命田僕設車山虞澤虞乘而驅之故詩召南騶虞篇壹發五豝毛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賈子禮篇亦云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優中也騶虞孔疏云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故知田獵有使人驅禽之義知虞人驅之者以田獵則虞人之事田僕云設驅逆之車則僕人設車虞人乘之以驅禽也惠士奇云田僕

設之校人帥之中軍以鞶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  
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羣  
司馬謂兩司馬也枚如箸銜之有繯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  
惑也進行也鄭司農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  
也詩云言私其獫獻肩于公一歲爲獫二歲爲狔三歲爲特四  
歲爲肩五歲爲慎此明其獻大者於公自取其小者立謂慎讀  
爲虞爾雅曰豕生三日獫豕牝曰狔麋牝曰麋獲得也得禽獸  
者取左耳當以計功疏中軍以鞶令鼓者賈疏云此令鼓之事  
與上文教戰時大同惟徒銜枚爲異注云羣司馬謂兩司馬  
也者與前司馬振鐸注義同但前大閱司馬振鐸者司馬爲大  
司馬此羣司馬振鐸則爲兩司馬實則兩次振鐸皆大司馬先



振而兩司馬等應之經各舉一端亦互相備也詳前疏云枚如  
箸銜之有纏結項中者秋官敘官注云枚狀如箸橫銜之爲纏  
結於項與此注義同賈疏云雖無正文以意言之纏卽兩頭繫  
也既有兩繫明於項後中央結之漢書高帝紀顏注云銜枚者  
止言語謹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  
橫銜之纏繫於項纏者結礙也繫繞也蓋爲結紐而繞項也案  
顏說蓋本秋官敘官注義段玉裁云顏注勝於賈說較纏漢魏  
人皆以戾釋之結礙是戾意蓋此物兩端必稍爲鉏鋘而後繫  
鉏不脫毛詩東山音義亦引纏繫於項中案段說是也詩釋文  
所引亦秋官注文然則此注結亦當爲繫今本作結者蓋後人  
所改毛詩幽風東山傳云枚微也明承珙云枚微者蓋訓枚爲

微也說文無縶字支部敔戾也玉篇縶乖戾也合言之則爲敔  
愷廣雅釋訓敔愷乖刺也又作縶縶離騷忽縶縶其難遷王注  
縶縶乖戾也又作微縶馬融廣成頌微縶霍奕別驚分奔是則  
銜枚於口組繫兩頭分組於項有違戾紿礙之意云軍法止語  
爲相疑惑也者秋官敘官注云銜枚止言語驚謹也在軍恐言  
語相疑惑故令銜枚以止之云進行也者輪人注同說文辵部  
云進登也引申之凡前行並曰進廣雅釋詁亦云進行也鄭司  
農云大獸公之輪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者獸人先鄭注  
云公之謂輪之於虞中卽所謂輪之公也蓋王取三十其餘則  
射於澤宮而頒之獲者不得擅取也自畀則獲者自取之小禽  
不獻於虞中穀梁昭八年傳及詩小雅車攻毛傳並云不成禽

不獻是也引詩云言私其縱獻肩于公者豳風七月文彼文肩作豳字通前蒐田章後鄭注引亦作肩毛傳亦依此經爲釋云一歲爲豮二歲爲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憤者此釋毛詩義也釋文云羝本亦作巴案巴卽羝之借字詩毛傳云豕一歲曰豮三歲曰豳齊風還傳云獸三歲曰肩魏風伐檀傳又云獸三歲曰特此並以豮特肩爲豕生歲多寡之名而說各小異說文豕部云豮生六月豚一曰一歲豮尙叢聚也羝牝豕也一曰二歲能相把拏也豳三歲豕肩相及者說與毛略同但許似據豕豕言之毛鄭則指庖人六獸之田豕或豕豕田豕通得此稱矣廣雅釋獸云獸一歲爲豮二歲爲羝三歲爲肩四歲爲特此亦繫獸言之而肩特文又互異蓋亦別有所據慎無攷云此

明其獻大者於公自取其小者者亦釋詩義明豨一歲爲小肩  
四歲爲大也詩小雅吉日亦云豨彼小豨然則獸二歲以下皆  
爲小三歲以上皆爲大與云玄謂慎讀爲麋者段玉裁云慎麋  
聲類略同大鄭說別有所本後鄭以爾雅正之引爾雅曰豕生  
三曰豨豕牝曰豨者破先鄭說也豨葉鈔本釋文作豨云本亦  
作豨案釋獸云豕生三豨二師一特牝豨郭注云猪生于常多  
故別其小者之名又釋畜云犬生三豨二師一獒盧文弨引宋  
本釋文作三豨無曰字與彼文同但豨爲犬生三之名豕子無  
此名陸所據本誤騶虞孔疏云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豨不知  
母豕也豚也荅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豨以自三以上更無  
名也故知過三亦爲豨云麋牝曰麋者破先鄭五歲爲慎之說

也釋畜云麋牡麋牝麋即鄭所據也依鄭此說則從祀特肩麋並不爲豕生歲多寡之名肩鄭此注無說賈疏及詩駟虞疏並據釋獸云麋絕有力駟鹿絕有力麋爲釋鄭意或然也云獲得也者小爾雅廣言文說文犬部云獲獵所獲也云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者卽山虞所謂珎也計功者聚而校計其所獲之多少取左耳詳獸人及山虞疏及所弊鼓皆駟車徒皆課鄭司農云及所弊至所弊之處立謂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剋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執譟譟也書曰前師乃鼓譟亦謂喜也疏及所弊者賈疏云冬徒弊止之處謂百姓獵止注鄭司農云及所弊至所弊之處者廣雅釋詁云及至也至田弊之處云立謂至

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者申先鄭義田有畋限至其所則止  
弊訓止詳前疏云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者據穀梁傳云過防弗  
逐毛詩傳云田不出防並諸侯以上法若然依鄭說則大夫以  
下田無常處也云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剋勝而喜也者  
田以習兵故弊止之時亦鼓譟象軍攻敵剋勝而喜也云疾雷  
擊鼓曰駮者釋文云駮本亦作駮段玉裁云謂擊鼓聲如疾雷  
響而促雷亦音盧對切或作攝作攝丁晏云文選西京賦駮雷  
鼓李注引周禮鼓皆駮鄭曰雷擊鼓曰駮駮與駮同詒讓案李  
所據蓋與陸所見或本同說文馬部云駮驚也無駮字駮卽駮  
之俗大僕戒鼓注云故書戒爲駮是故書有駮字釋文或本近  
是但大僕故書以駮爲戒而此經上文云鼓戒此又云鼓皆駮

兩文不同穀梁莊二十五年傳云既戒鼓而駭眾明駭戒義微異蓋鼓戒者唯音不絕而鼓賊則聲彌高而節彌促方與鼓譟相應故鄭以疾雷爲釋耳云譟譟也者國語鄭語韋注云譟譟呼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譟羣呼煩擾也引書曰前師乃鼓譟者賈疏云書傳文彼說武王伐紂時事案御覽人事部引尚書大傳云惟丙午王逮師師乃鼓譟師乃愾前歌後舞卽賈所據也然鄭云書曰則自據書太誓文詩大雅大明孔疏引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蓋漢時今文書及鄭所注古文書皆有太誓此注所述卽出於彼不必據伏傳也諸書引太誓及伏傳皆無譟字者蓋文有省節楚辭天問王注云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前歌後舞鳧藻譟呼

王說正本太誓而鼓譟又作鳧藻後漢書杜詩劉陶傳同鼓字  
亦作拊文選馬融長笛賦云拊譟踴躍隸釋魏大饗碑云士有  
拊譟之譟鼓鳧拊並聲近字通王鳴盛云鼓說文無此字疑當  
爲拊拊亦擊耳師心喜悅或有鼓或有拊而譟譟案王說是也  
云亦謂喜也者釋太誓云鼓譟亦卽攻敵剋勝而喜也徒乃弊  
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用眾物  
多眾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眾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月  
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疏  
致禽饁獸于郊者賈疏云亦謂因田過郊之神位而饁之注  
云徒乃弊徒止也者亦訓弊爲止謂以徒止爲田止之節也云  
冬田主用眾物多眾得取也者冬時萬物成就眾多故曰主用



周禮正義 禮五十六

五百四十八

取使眾人皆得取也云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  
神於郊者于亦當作於小宗伯及甸祝注義同饁獸於郊謂以  
獸獻於四郊羣神之兆言非正祭也詳小宗伯疏云月令季秋  
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者月令季秋令云天子乃厲  
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鄭彼注云以所獲禽祀  
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方賈疏云證彼祭禽于  
四郊與此饁獸于郊爲一物其實彼一解以爲是仲秋祭禽以  
祀飭爲一也詒讓案月令此文卽前秋獮祭飭之事彼注不誤  
此引以證饁獸於郊事不相當非也月令孔疏據此注謂秋冬  
之田皆祭四方亦誤云入又以禽祭宗廟者凡冬祭宗廟通謂  
之烝此亦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當用薦禮詳前疏及師大

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尙武疏及師大合軍者此平時因事起師從王之事與上師田異也云以救無辜伐有罪者罪經例用古字當作舉石經及各本並誤詳甸師疏王巡守會同不定有征伐之事但所至之國或無辜被侵有罪不服則亦以六師救之伐之不必別徵發也注云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者謂王十二歲巡守殷國及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凡兵車之會大司馬並起師合軍以從王也巡守會同詳小宗伯大行人職詩周頌時邁孔疏云大司馬上云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師言魯主及軍器是征伐實事則上云

周禮正義

禮五十六

三

禮記

五十四十八

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爲征伐及師爲巡守言大合軍猶大司樂言大合樂大合樂者徧作六代之樂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巡守必有六軍但禮無正文故云無六軍之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惠士奇云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會者諸侯有不順服王將討之乃爲壇以合諸侯而發禁焉殷同者十二歲王不巡守六服盡來朝王亦爲壇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與禁謂九法九伐所以平邦國正邦國而大合軍以行其禁令者也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巡守有六軍見於此矣云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尙武者賈疏云以對下文云若大師是出軍法若大師則掌其

戒令蒞大卜帥執事蒞釁主及軍器大師王出征伐也蒞臨也  
臨大卜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日上卜下謀是謂參之主謂遷  
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于  
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疏帥執事  
蒞釁主及軍器者賈疏云按小子職云釁邦器及軍器彼官釁  
之而大司馬臨之注云大師王出征伐也者對上王巡守會  
同師從不言大及小司寇小師爲王不自出之師明此大師爲  
王自出征伐也大宗伯軍禮亦云大師之禮用衆也白虎通義  
誅伐篇云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  
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云蒞臨也  
者夫官世婦注同云臨大卜卜出兵吉凶也者大卜云國大師

則貞龜是大師大卜貞龜大司馬蒞卜也大卜疏謂大師大宗伯蒞卜與此經違非也引司馬法曰上下謀是謂參之者今司馬法佚此文賈疏云卜在廟又龜有神故云上下謀人在下故云下謀君居其中故云參也云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者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云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廟案廟主木主社主石主也詳彼疏云軍器鼓鐸之屬者左定四年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鼙鼓彼云祓社卽此鼙主鼙鼓卽此鼙軍器之事也呂氏春秋慎大篇云鼙鼓旗甲兵藏之府庫是旗及甲兵皆軍器亦有鼙此不言者文不具鐸鍾之類鍾有鼙知鐸亦然也云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者左定

四年傳文祝卽大祝也詳小宗伯及大祝疏云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者塗卽釁也呂氏春秋慎大篇高注云殺牲祭以血塗之曰釁案龜人釁龜注亦云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釁主之牲於禮無文以珥社稷之禮例之蓋當用犬羊釁軍器則以豕豚詳小子疏及致建大常比軍眾誅後至者比或作庀鄭司農云致謂聚眾也庀具也立謂致鄉師致民於司馬比校次之也疏及致建大常者此猶大閱禮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錫鑣各帥其民而致是也賈疏云司馬用王大常者以上文大師王親御六軍故司馬用王之大常致眾若王不親則司馬自用大旗致之云誅後至者者以大閱禮校之蓋亦既致弊旗誅後至者史記周本紀及國語魯語韋注並引今

周禮正義

禮五十六

五百四十八

文書大誓師尙父誓師云後至者斬史記司馬穰苴傳云軍法期而後至者當斬卽後至之刑也 注云比或作庀者遂師注故書庀爲比先鄭讀爲庀此比或作庀並聲類相近字通葉鈔釋文庀作庀亦通詳遂師疏鄭司農云致謂聚眾也者左哀四年傳致蔡于負函杜注云致之者會其眾也遂人凡治野以下劑致毗注云致猶會也廣雅釋詁云會聚也云庀具也者遂師先鄭注同賈疏云先鄭從故書庀後鄭不從以爲校次者凡物有數者皆須校次乃知具不故不從具也云立謂致鄉師致民於司馬者以六師還出於六鄉故鄉師先致其眾既至乃帥而致之司馬鄉師職時田有致眾庶之法大師與大田致民事蓋略同云比校次之也者宰夫正義同及戰巡陳貶事而賞罰事謂

戰功也疏及戰巡陳旆事而賞罰者賈疏云司馬當戰對陳之時巡軍陳旆其戰功之事知其有功無功而行賞罰也注云事謂戰功也者若司勳云戰功日多是也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爲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于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鄭司農云故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疏若師有功者則左執律右秉鉞者爾雅釋詁云秉執也以下並大師戰後還師之事注云功勝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律所以聽軍聲者賈疏云大師職文彼初出軍時大師執聽至此剋勝司馬執之案詳大師疏云鉞所以爲將威也者伊耆氏注云將軍杖鉞說文戈部云戈大斧也司馬法曰夏執立



戊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戊右把白髦金部云鉞車鑿聲也經通  
借鉞爲戊御覽兵部引司馬法云周左執黃鉞右執白旄所以  
示不進者審察斬殺之威也釋名釋兵云戊豁也所向莫敢當  
前豁然破散也書牧誓云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僞孔傳  
云黃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  
於殺案鉞所以誅斬故將秉之以示威此左執律右秉鉞與牧  
誓司馬法不同者凱旋之禮與在軍誓眾異也云先猶道也者  
說文先部云先前進也引申爲前道之義郊特牲注云先謂倡  
道之也詩大雅縣傳云相道前後曰先後云兵樂曰愷者大司  
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愷樂獻功之樂以其軍禮所  
用故云兵樂也云獻于社獻功于社也者于亦並當作於此獻

克敵之功於大社也大司樂大獻注云大獻獻捷於祖與此經  
異者社祖皆得有獻法詳彼疏引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  
示喜也者司馬法天子之義篇文今本無愷歌二字後漢書馬  
融傳李注引司馬法亦有今本蓋傳寫掇之彼文愷樂與此經  
同愷歌謂作樂時奏歌以紀武功之盛此引以爲兵樂之證司  
馬法仁本篇又云天下既平天子大愷亦謂此也愷歌亦見樂  
師職鄭司農云故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者此  
左僖二十八年傳文引之者證師有功有愷樂之事亦詳大司  
樂疏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  
敗則以喪禮故秦伯之敗於殽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  
師而哭立謂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疏若師不

功者王引之云不無也師不功言師無功也與上若師有功相對爲文 注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者據曲禮檀弓並有厭冠也云軍敗則以喪禮者檀弓云國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注云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孔叢子問軍禮云軍敗天子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蓋喪禮也此軍敗以喪禮之證云故秦伯之敗於殽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者僖三十三年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左傳文杜注云郊次待之於郊先鄭引之證厭冠亦素服也賈疏云按檀弓注厭冠喪冠其服未聞若然先鄭引秦伯素服者據在國向外哭此則從外向內不同故云其服未聞後鄭不破者已有檀弓注此從破可知案依

賈說則先鄭義與後鄭不同檀弓云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注云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者編冠也審後鄭及賈意蓋謂在國間卽敗之服當編冠當司服大戴素服同秦伯素服亦當依彼法與厭冠用布異編冠素服所謂編素淮南子人間訓說魯君縞素而朝齊越絕書句踐敗於吳亦云衣服純素不衽不立並軍敗之服也云立謂厭伏冠也者旣夕記云冠六升外緹纓條屬厭注云緹謂縫著於武也外之者外其餘也纓條屬者通屈一條纓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厭伏也曲禮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注云厭猶伏也喪冠厭伏賈疏云按下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彼差次當總小功之冠以義言之五服之冠皆厭以其喪冠反吉冠吉冠於武上向內縫之喪冠於武下向上

縫之以伏冠在武故得厭伏之名曲禮孔疏云喪冠厭帖無耆  
彊案厭伏者謂冠梁低伏不隆起也孔云無耆彊耆耆與楷同  
厭伏則冠梁弱不能楷柱賈謂喪冠外縫故得厭名未析至五  
服之冠並厭伏其冠布自斬衰六升至小功十二升以次遞增  
多寡互異此師不功厭冠之布依賈說則十二升也戰國策秦  
策呂氏春秋不屈篇說魏惠王軍敗布冠自拘亦卽喪冠也云  
奉猶送也者天府注同云送主歸於廟與社者主卽遷廟之主  
及社主故師還仍送主歸廟與社也凡廟主社主皆載以齊車  
詩小宗伯疏王弼勞士庶子則相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  
勞其傷者則相王之禮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  
疏王弼勞士庶子則相者謂宿衛士庶子從軍而死傷者王或

親弔勞之以此官掌軍事故相其禮其平時弔勞恆禮當以禮  
官爲相故大宗伯職王哭諸侯爲上相則弔勞諸臣疑亦彼官  
相其禮非司馬所掌也凡弔士庶子禮蓋並如士禮喪大記云  
君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是也互詳喪祝疏 注云師  
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則相王之禮者鄭以此文  
冢上師不功故知是師敗王弔勞士庶子死傷者之事其實師  
有功歸如有死傷者王亦當有弔勞之典又大僕云掌三公孤  
卿之弔勞小臣云掌士大夫之弔勞注云王使往則王於諸臣  
容有不親往者此以軍事尤重故王必親往弔勞之也云庶子  
卿大夫之子從軍者者賈疏云案宮伯云掌宮中士庶子注云  
士適子庶子其支庶與此注云庶子爲卿大夫之子適庶俱兼

則經中士爲卿大夫士之身與宮伯注不同者彼宮正掌卿大夫士身宮伯別掌士庶子士庶子爲適子支子明矣此惟一文云弔勞士庶子不見別有弔勞卿大夫士身故分之鄭望經爲注故不同也若然此注不云士之子者以其卿大夫之適子爲王與后與士同故親弔勞之士之子如眾人不得爲王及后如士故不弔勞之也案鄭意或當如賈說然非經義也宮伯士庶子注以士爲王宮諸吏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二者分別釋之此注則云庶子卿大夫之子不釋經士者蓋以經之庶子通該彼職士庶子明國子之士卽在庶子中故下文又云或謂之庶士也又不及士之子蓋文不具今通校全經凡總曰士庶子者並爲宿衛羣子之稱無以士爲卿大夫士者況司服王爲三公孤

卿大夫士咸有弔服蓋諸臣弔勞自有恆典此師還弔勞士庶子則是殊恩特賜禮越恆科蓋宿衛羣子以貴游而初登仕籍其士亦不過一命而庶子則又未命班更在士下平時或不必有弔勞故經特箸之以示優異且弔勞常法詔相之事亦非大司馬所掌自無不見卿大夫士身之嫌鄭賈說並未允又經凡言士庶子者皆以已命未命爲別不關適庶之異官伯注義亦非靖詰也詳宮伯疏云或謂之庶士者謂庶子亦得稱庶士也書大誥酒誥並有庶士僞孔傳並釋爲眾士鄭或以彼爲卽指庶子與僞孔義異但鄭書注久佚其庶士義今無可攷未審此注果據書義否也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役築城邑也鄭司農云國有大役大司馬與謀慮其事也惟



謂部曲將吏故宋城春秋傳曰華元爲植巡功屬謂聚會之也  
要者簿書也考謂考校其功立謂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  
與之植築城植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疏大役與慮事屬其  
植受其要者大宗伯軍禮云大役之禮任眾也是大役爲軍禮  
之一故大司馬亦掌其事也賈疏云屬謂屬聚徒役計其人數  
賦其丈尺以課其功也 注云大役築城邑也者謂大起徒役  
有所功作知築城邑者以下文云屬其植是土功之事也大宗  
伯大役注釋爲築宮邑此注不云宮者文不具其築作游觀苑  
囿及府庫次舍之等爲小役非大司馬所掌耶司農云國有大  
役大司馬與謀慮其事也者爾雅釋詁云慮謀也左傳宣十一  
年杜注云慮事無慮計功先鄭讀與爲預又讀與慮事爲句後

鄭不從云植謂部曲將吏者先鄭據左氏爲說大役人徒眾多略依軍法部署故亦有將吏先鄭蓋以植爲部曲羣聚之名莊子田子方篇云列士壞植散羣卽其義也部曲羣聚謂之植因以爲帥領將吏之稱周書大匡篇云伍有植是也部曲詳鄉師疏云故宋城春秋傳曰華元爲植巡功者賈疏云按宣二年左氏傳云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注云植將主也案賈所引疑賈服注義與先鄭注說同杜注亦同孔疏云植謂將領主帥監作者也云屬謂聚會之也者州長注云屬猶合也聚也左傳昭三十二年杜注云屬役謂屬聚丁役也聚會與合聚義同云要者簿書也者鄉師云大役旣役則受州里之役要注云役要所遣民徒之數此要與彼義同小宰注云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是要卽

簿書惠士奇云左傳昭三十二年諸侯城成周屬役賦文書以授帥書者要也云考謂考校其功者說文支部云攷敝也引申爲考校此經作攷注作考者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詳大宰疏國語晉語云考省不倦韋注云考校也謂比較其功役之善否云立謂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者後鄭讀與如字又讀與慮事屬其植爲句謂司馬與慮事之封人同屬其植二官爲聯事大史云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此與慮事猶彼云與執事也賈疏云按宣十一年楚令尹薦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注云封人司徒之屬官是封人慮事司馬與在謀慮中也案賈所引左傳注與杜小異蓋亦賈服佚義賈謂司馬與謀慮其事則仍是先鄭義既失其句讀又未達後鄭之旨迎疏

矣江永云後鄭說本左傳然此諸侯之制疑王朝大役慮事當  
是大司空鄉師云攷司空之辟案江說亦通云植築城植也者  
此破先鄭說謂植爲築城所樹版榦之材也淮南子覽冥訓高  
注云植材也爾雅釋詁云植榦也書費誓峙乃植榦僞孔傳云  
題曰植旁曰榦孔疏云植謂當牆兩端者也榦謂在牆兩邊者  
也又引舍人云植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  
土者左傳說楚城沂亦云平版榦杜注云榦植也案植榦皆植  
地之長杙所以持版者此注言植不言榦者通言之榦亦得稱  
植也黃以周云植謂植後鄭注是凡木之直立謂之植植榦是  
也惠士奇云左傳昭三十二年諸侯城成周及會城而栽宋仲  
幾不受功栽者植也呂飛鵬云說文栽下云築牆長版也春秋

傳曰楚園蔡里而栽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杜  
注樹版榦而興作植義蓋與栽同論讓案左傳定元年城成周  
庚寅栽杜注云栽謂版築是栽與植榦義亦通云屬賦丈尺與  
其用人數者亦破先鄭說丈尺謂植榦之度用人數亦卽治植  
之人也賈疏云按照三十二年晉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  
卑度厚薄仞溝洫又云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尺宣十一年  
計慮用人功之數以此知屬謂賦丈尺與人數也案後鄭說蓋  
隱據左傳與先鄭聚會之訓亦可互通賈引宣十一年云云非  
傳文蓋亦質服注義黃以周云以左傳營成周事例之司徒屬  
役司空賦丈書以授帥授諸司馬也故曰屬其植受其要植爲  
立植屬司空事要爲役簿屬司徒事司馬屬之受之其有不功

者卽以軍法治之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帥帥以從  
王疏注云帥帥以從王者賈疏云按諸子職云若會同賓客作  
羣子從注云從從王是其事也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射  
王將祭射于射宮以選賢也王射三侯以諸侯爲六耦疏若大  
射則合諸侯之六耦者掌次注云耦俱升射者案合猶比也鄉  
射禮云司射比三耦于堂西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大射  
儀亦以射人爲司射比三耦彼畿外諸侯大射禮與天子異此  
王大射蓋以大司馬爲司射故合諸侯之六耦也 注云大射  
王將祭射于射宮以選賢也者于亦當作於司裘注義同將祭  
通郊廟大祭言之選賢以助祭也凡大射射宮在郊詳司裘諸  
子疏云王射三侯以諸侯爲六耦者賈疏云司裘云王大射則

共虎侯熊侯的侯是也此大射是將祭而射故用諸侯爲六耦  
若賓射射人亦用六耦但不用諸侯富用卿大夫爲之燕射三  
耦自然用卿大夫已下爲之案詩大雅既醉孔疏引白虎通云  
王者射以公爲耦公卽諸侯通五等言之非必上公也通典軍  
禮引崔靈恩云若有二王後助祭則天子與共射之若時無則  
與諸侯共爲耦也案崔說是也依大射儀射有三次第一次司  
射比三耦先射第二次司射請射于公命賓御于公遂比公卿  
大夫士爲眾耦三耦與眾耦皆射第三次亦然此王大射蓋亦  
第一次司馬比諸侯之六耦第二次請射于王而命諸侯爲賓  
者御于王遂比公卿大夫士爲眾耦凡三耦六耦爲正耦有定  
數眾耦則不必以諸侯又無常數亦不定六耦故詩小雅賓之

初筵孔疏云天子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眾耦射以正耦爲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眾耦纔廟末而已金鶚云諸侯大射以大夫爲三耦大射儀司射選三耦告于君曰大夫與大夫是也大夫不足以士充之大射儀所謂士御于大夫也據此推之天子大射若諸侯不足當以大夫充之也天子大射公卿相與爲耦王與賓爲耦王爲上射諸侯在六耦外者亦自相耦或與公卿爲耦皆可推而知也賓射以諸侯爲賓則不以諸侯爲六耦當以羣臣爲之燕射亦然吳廷華云王燕射耦數無考據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則燕射與鄉射同三耦諸侯禮皆三耦燕射未嘗少於大射賓射也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則燕射亦應六耦矣疏以爲燕射三耦則以諸



侯稱數例王謬矣案金吳說是也黃以周說同射人云王以六  
耦射三侯亦據大射言之賈以爲賓射乃龔鄭說之誤詳彼疏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牲魚魚牲也祭謂尸賓所以祭也  
鄭司農云大司馬主進魚牲疏大祭祀饗食羞牲魚者賈疏云  
大祭祀謂天地宗廟其中小之祭祀亦爲之矣饗食謂諸侯來  
朝上公三饗三食之等行之在廟故與大祭祀同皆羞進魚牲  
論讓案羞牲魚者羞魚俎也大戴禮記禮三本篇荀子禮論篇  
並云大饗尙立尊俎生魚楊注云大饗祫祭先王也此大祭祀  
有牲魚也左襄三十七年傳宋人享趙文子司馬置折俎彼司  
馬爲小臣然與饗食司馬進俎事足相比例又此官之屬有羊  
人故小宗伯云毛六牲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先鄭注云司

馬主馬及羊案大祭祀饗食雖不用馬牲而羊則宜此官奉之  
經文不具也 注云牲魚魚牲也者王引之云膳夫六牲牛羊  
豕犬雁魚故魚亦謂之牲昏義曰教成祭之牲用魚管子禁藏  
篇曰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輕重己篇曰祭曰犧牲以魚是  
也云祭謂尸賓所以祭也者賈疏云大祭祀投尸祭饗食投賓  
祭祭者魚之大鰻卽少牢下篇云主人主婦尸侑各一魚加臠  
祭於其上臠謂魚之反覆者公食大夫亦云投賓祭故云祭謂  
尸賓所以祭若王祭別膳夫云投王祭是也江永云特牲少牢  
魚十有五正祭時尸以一魚振祭膳之少牢僎尸加臠祭於其  
上賓長三獻時司士羞滂魚尸取臠祭祭之此言投其祭亦通  
正祭釋祭言之呂飛鵬云此指大祭宗廟而言楚茨爲賓爲客

傳云釋而賓尸及賓客信南山詩云畀我尸賓尸與賓連文皆言祭祀賈疏引少牢下篇以證尸祭又引公食大夫禮以證賓祭失之矣少牢饋食禮云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齊之少牢下篇云司士杞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臠祭於其上注云剝魚時割其腹以爲大臠也可用祭也此疏約舉其詞以爲尸祭用魚之證而不知侑爲賓中之賢者也少牢下篇云議侑於賓注云擇賓之賢者可以侑尸是也又云司士羞滷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臠祭祭之是尸祭也又云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司馬羞滷魚一如尸禮可見尸取臠祭祭之侑亦當祭不言祭者省文也故後鄭兼尸賓以言祭也案呂謂祭祀亦有投賓祭足補賈義蓋經云大

祭祀饗食祭祀投尸祭并投賓祭饗食則惟投賓祭無投尸祭之事注以尸賓祭爲釋賓兼二者而言賈呂兩義亦相兼乃備也又案公食大夫禮云魚腊醬醕不祭又云贊者取庶羞之大一以投賓賓受兼壹祭之是彼禮魚俎不祭唯庶羞魚膾有祭此蓋唯食禮爲然若大祭祀以少牢饋食禮證之魚俎當亦有祭不徒庶羞也饗禮無文疑當與祭禮同投祭卽大祝九祭之共祭詳大祝疏鄭司農云大司馬主進魚牲者江永云夏官主二牲羊也魚也小子羞羊肆而大司馬尊官羞牲魚者豈禮欲其變與抑以魚爲水產與陸產相埒而異之與宗伯不言羞雞牲者文不具大喪平士大夫鄭司農云平一其服也立謂平者正其職與其位疏大喪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云平士

大夫者此通公卿大夫士言之賈疏云司馬之屬有司士主羣  
吏今王喪不得使司士故司馬平之注鄭司農云平一其服  
也者書堯典僞孔傳云平均也是平有均一之訓服謂衰及冠  
經等先鄭義未暇故後鄭不從賈疏云後鄭不從者小宗伯已  
懸衰冠故也云立謂平者正其職與其位者前注云平猶正也  
臧謂其所掌職事位尊卑之位次大喪非常之變恐職有不舉  
及位次淆舛故大司馬主平正之喪祭奉詔馬牲王喪之以馬  
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疏喪祭奉詔馬  
牲者馬爲牧人六牲之一蔡邕集月令荅問云禮不以馬爲牲  
與此經違非也惠士奇云古有乘馬有食馬穆天子傳獻食馬  
三百是也食無馬牲自秦漢始注云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

奠也者謂大遣奠後包其牲體也賈疏云鄭知喪祭是大遣奠者以其喪奠反虞卒哭祭之等無奉送詔告唯有大遣奠入壙之時有奉送之事故知喪祭是大遣奠耳詒讓案既夕禮說士大遣奠云陳鼎五于門外注云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依彼注推之則天子禮用大牢大遣奠加等用馬牲其他殷奠則並用大牢無馬牲故鄭此注偏舉遣奠爲說賈既夕疏說遣奠亦云天子一大牢又加以馬牲九包包各九今是也禮例凡有尸謂之祭無尸謂之奠散文祭奠亦通稱故遣奠謂之喪祭量人云掌喪祭奠竊之俎賁彼注亦云謂所包遣奠與庖人小宗伯喪祝喪祭爲虞祔異也遣奠亦詳大史量人疏云奉猶送也者詳前疏云送之至墓告而獻之者大宰注云詔

告也告謂告於柩藏之謂藏於棺旁椁內也

周禮正義卷五十六終